

容齋三筆

乾

410
5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安石書云。生而獲逸。遂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願養閑暇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銜盃引滿。語因里所行。故以為梅堂之寶。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贄班嗣之履世。老矣志願盡於此也。梅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以為生王懷祖之故。待之泯矣。予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驚蹇之視天驥。本冰倫擬。而年齡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冬暇於梅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間寂寞之流。窮務樂時之暇。時以提筆。拈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素為即就。亦殊自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因據當此懷。每為逸少之孤標。破吾生之妄。以詔兒姪。真為

門 1 5
卷

容齋三筆序

魏收作史

卷第三十九則

免葵燕麥

北狄俘虜之苦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李元亮詩啓

元魏改功臣姓氏

東坡和陶詩

孔戣鄭穆

陳季常

文用謔字

高唐神女賦

其言明且清

侍從轉官

曹子建七啓

密鬼為人禍

監司徒巡按

十二分野

公孫五橋

薦士稱字著年

兄弟邪心

卷第四十五則

三豎子

樞密稱呼

銀牌使者

後官事體

九朝回史

省錢百陌

舊官銜冗贅

東晉侮洗文書

宣告錯誤

軍中祇名為官

禍福有餘

真宗北征

宰相不次補

外制之難

文臣換武使

卷第五十七則

舜事鬱叟

孔子心名

潛火字誤

永興天書

王裒總詔

張詠傳

緇紫假服

樞密名稱更易

溫稱官品

仁宗立嗣

郎官負數

東坡慕樂天

縛雞行

油汙衣詩

北虜誅宗王

州郡書院

何韓同姓

卷第六十五則

蕨萁養人

賢士隱居者

張籍陳無已詩

杜詩誤字

東坡詩用老字

杜祐命意

擇福莫若重

用人文字之失

李衛公輜川圖跋

卷第五十七則

白公夜聞歌者

謝朓志節

琵琶亭詩

減損入官人

韓蘇文章譬喻

唐昭宗贈諫臣官

卷第七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宗室補官

孫宣公陳封禪等

赦恩為害

代宗崇尚釋氏

光武符堅

周武帝宣帝

唐觀察使

元澄除名

節度使稱右尉

五代濫刑

方一推筭

趙丞相除拜

唐昭宗恤錄儒士

卷第八十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忠宣公謝表

四六名對

吾家四六

唐賢啓狀

卷第九十六則

樞密支長官

赦放債負

馮道王溥

周玄豹相

鈿鈿滄浪

司封失典故

老人該思官封

學士中丞

漢高祖父母姓名

君臣事跡屏風

僧道科目

射佃逃回

周世宗好殺

孟字為訓

向巨原詩

葉晦叔詩

卷第十七則

詞學科目

唐夜試進士

細細銷尺度

朱梁輕賦

坎離陰陽

前氣改為尚書

河伯娶婦

六經用字

鄂州與唐書

禡衡輕曹操

禁中文書

老子之言

孔叢子

小星詩

桃源行

司封贈典之失

辰巳之巳

卷第十一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漢文帝不用兵

帝王諱名

家諱中字

記張元事

宮室土木

歲月日風雷旌雌

東坡三詩

天文七政

符演書坤南

致政官上壽

五經字義相反

鎮星為福

東坡引用史傳

西莫愁

何公梅詩

卷第十二十六則

晒秦秋娘三女

顏魯公初堂詩

閔子不名

曾哲待子不慈

具圓復詩

人當知是足

潤明孤松

饒州刺史

崇極觀鐘

兼中書令

作文字要點類

付廷吏制

片言解縉

忠言嘉謨

免直學士院

大賢之後

卷第十三十三則

鐘鼎銘識

犧尊象尊

每書博古圖

碑下七字

占測天星

政和宮壑

僧官試卿

大觀算學

十八鼎

四朝史志

宗室系譜

元豐庫

五俗字

卷第十四十七則

三教論衡

夫兄為公

政和文忌

瞬息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錄竹王芻

親除諫官

換放災傷

檀弓注文

左傳有害理處

夫人宗女請受

蜀茶法

刺府知府

歌扇舞衣

官舍折閱

飛鄰望鄰

衙參之禮

卷第十五十八則

內職余詞

蔡京除史

題宣聖廟詩

李太子魏獻子

尊崇聖學

滕字訓

周禮考

大禹之言

隨巢和少子

別回方言

縱史

摛指奇唐勅牒

禁旅遷補

六言詩難工

杯水救車薪

亦言詩難工

詁一人之下

秦漢重貽令家

之字訓愛

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神臂考

勅令格式

顏魯公戲吟

紀年用先代名

中舍

多赦長惡

奏議疑獄

醫職濫冗

切脚語

唐世辟寮作有詞

高子允錫刺

蘇君謨書碑

楊涉父子

佛曾刑字

蘇渙詩

歲後八日

門馬圍馬

郡縣之塔

樂府詩引喻

空齋三筆目錄

空齋三筆卷第一 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若著一書者必其有易規書傳，持序論中庸洪範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爻通之數，以一未嘗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六二六四俱善矣，云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矣，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為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矣，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爻卦各有五，而一陰五之於五亦非也，其論書曰：予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日時者不知中星，為負數，土治水而言九州者

不知經水洪範性命之源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辭於四凶以堯庭之
舊而流放竇融之穉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老蒼黃湯之成桀出不
意而奪農時夫王受命為借王召公之不說於平王上左甲以不順
伊尹而放羣奴纘者流言而誅啓行擊戮之刑以誓不用年豈康行
剽殄之刑而遷回周人飲酒而孔魯人不板幹而屠誅先時不及時
而殺無赦威不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
遭秦火燬燼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
字子字錯出東家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亦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
悉以今字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以手授
於洙泗間不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在
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
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之中星也於夏至而東方
角亢七宿在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

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冬至之說
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說所辨堯典中星所敢知但駭之天文不以
四時其同在天者常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太陽所舍外餘出者過
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夕間畢見哉蓋晁不識星故云其
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序兮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也乃惑歟且
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規序邪謂晉武公置立秦仲者石
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美矣王有聲為繼伐是文王以伐紂
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庭燎西水鶴鳴而駒箴規諷刺於宣王則雲
漢韓奕崑崙烝民之作在也未有小雅之惡也夫而大雅之善如彼
者也謂子矜侯人采芣之序駢蔓蔓蓋樛木日昃之序為自序之
方中木瓜之序為不純蓋子矜侯友氏實祖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
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亦不
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聽穆公之業曰稱兵於母家自喪服

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而為潯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
純孝歟陳屬公殺佗代立而為墓門黃佗無長師傳失其類矣予謂
康公潯陽之詩乃贈送者又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襄服
用兵蓋晉惠公耳傳云子墨衰經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蓋徇其
請晉背約而与之戰康公何罪哉責其祿兵于母家則不可陳佗殺
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詵屬以申佗亦
為不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家失之外難
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軍惟穀梁晚出監二氏之違畔而正之然或與之
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辨之
申穀梁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預南一切申傳汲然不敢
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群經可謂自信篤而不疏隨者矣

邳彤鄒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諸者謂可因二郡兵

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
三輔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皆城至而千里送公其毅哉此可
必也先武感其言而上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
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為人之所標矣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
然漢高祖沒呂后與高合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今乃事少
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心以故不為喪都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
矣陳平滌留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兩帝崩
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以攻關中之可躊躇待也食其入言之及發
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鄒商笑談闕廟每事其功豈不大哉
然亦有表而出之者迨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高子寄詔之出游俠周勃
得入則鄒氏父子之於漢謂之杜稷臣可也寄與劉揚同說呂祿解將印及
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為之一言此又不可曉
者其後寄嗣又為侯又以祿免惜哉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代之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服事者美其德於紂之世。蓋臣道也。而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正朔。追尊古公。季為王。是說之誤。自唐梁肅至于歐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書云。大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格方夏。及武王自稱曰。周王受。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大王居郊。猶為狄所迫。遂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言誕膺天命。宋武王未代商。已稱周王。可采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杵一端也。玉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云。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曰。象載象與也。山出象與。瑞應車也。未較章云。象與。輾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懸象也。懸象。秘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為兩

說。按樂章。初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為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象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告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白為前篇。朝觐首覽。西垠之象。不應又於下篇贅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濟。道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備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者耕而補不足。秋者斂而助不給。令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也。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文。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

反者謂之義先王有游父之業民之義之之行於身成公退身拜年
曰寶法親管易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
氏既白為一書必不誤當重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名錄而王故謂之霸
曆志則云雒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強故伯而不王
周人惡其行序故易不載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欽帝有共
工之陳以平水害文穎曰共工水官也少昊氏衰東政作虐故欽帝
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然左傳鄭子所叙黃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
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
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受五行
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為王明矣其子曰后土神平九州至今祀以為社
前所紀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

滿東南此說為詛圖洪氏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焉左行共華魯
共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而為洪云堯典所稱
共工方鳩僝功即舜所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年垂為之

漢志之誤

昔人謂穀師古為班氏志臣以其注釋純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為之
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為甚桑
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為高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獲欽采忘於政
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曰大
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
差謬按藝文志曰桑穀共生方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為宗乃是
本書所言豈不可為明證而翻以伏生為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
雨雹劉向以為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恐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
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宮出劉向以為其後某穆公子遂

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既書之，又誤以為僖公無所辨。隱公二年曰有食之，劉向以為其後鄭獲魯隱，引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此自是隱為公子時事耳。左傳死之甚明，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董仲舒以為成公時，其他如言楚莊始稱王，焉滅江之類，類皆隨事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其疵也。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繡所封，類引左傳都雍，曹滕文之昭也。為證亦云未詳其義，真定之肥，累菑川之劉，泰山一肥地皆以為肥子國，而遠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名各相似如此。正文及志五引濬池河，皆注云濬，音呼池，音徒河，及又五伯迭與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也，而諸侯五表五伯，扶其弱，注云魏齊威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吳姓諸侯，五表適成，理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豳

齊齊威晉文也，均出一書，皆師古注釋，而吳同出氏。

漢將軍在御史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銀印青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綬，故霍光傳所載群臣連名奏曰丞相敞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及遠將軍明友，前將軍增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德且云，群臣以次上殿，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上，不必前後左右也。

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述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云：此文唐韋述友素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看燈，本朝京師始為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而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二十三夜，至崇寧初，以每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多事，區寓又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夜，然則俗云國鈔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

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員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親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余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為一相三參乃五罷去以居正及沈義倫為相盧多遜秦改去余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為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為昭文相劉沆為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改前後未之有也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余攝軍事衙推牒詞云前件信久在朝廷頗

請公事、韋期依理、勿憚廉賢、當時傳以為笑、然猶未至於桎梏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物乃牙拔、為子求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為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即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名列侯、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者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為其生日壽、性余之愛朝不謀夕、是時黎首南、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士者為柳餅、西廡下、前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為何、以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是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問、切有獻焉、聞郎所以相後者、為何事、我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為一州之所謂邦君也、欲誅其過、令以告海南、安核司、次至度、西經墨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前悟虛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為上客、邦衡以隆德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文、安云、且值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張士貴、宋璟

廣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余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于怒其杖輕下士貴妻魏證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賤睦州刺史姚崇為宰相弗能止盧懷謹亦為相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於錄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韓歐文語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香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醴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穀野蕪雜然而前陳歐云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穀前陳之句頗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容齋三筆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用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處何足委任康衡為平原文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李下蒿望之梁丘賀望之秦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造衡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為治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為而効之邪既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官宏恭不顯因以擅政事卒為後世之禍人心術可不戒哉

國家府庫

真宗崩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一百九十萬匹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

帝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飽為害今之事
力与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鑄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
知救弊之術為可慮耳貴權一項今不問有此數

劉項成敗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与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
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因以能寬宥且人已服降殺之不
祥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既殺子嬰屠咸陽使人致余於懷王使如
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
何以得歟主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与藉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
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為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猶敬
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末至於如此成敗之端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高
帝微時嘗繇咸陽縱視秦皇嘗謂然不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羽觀
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之豈史家所載空有文飾然其大旨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自知之信之而翻取殺身
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燕食葉曰公孫
病已立睦直上書言當有從臣去為天子者勸帝幸賢人而禮位直
生秋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云名病也哀帝時夏賀良以為漢曆中
衰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不道誅及王莽篡
竊自稱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識知帝必
以冰道曷駕由骨肉相殘江河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
彭城王義康遜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考武帝乃以江
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
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反有相者言
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為侍人錡敗没入掖庭得幸憲宗
而生宣宗五代李重吉為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夫婦

符氏聲言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曰吾婦獨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移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為周世宗后

絳侯萊公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乃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日送之爰查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查曰絳侯所謂功臣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至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為右尉本兵柄弗能言呂后崩去七相與共誅諸呂右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社稷臣丞相如有驕色陛下誦遊至主失礼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逆勢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寇萊公決澶淵之策真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為死而謂唯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陛下之盟雖春秋時不國猶恥之

上傲然不能答由是願准稍衰旋即蘇相終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查與欽若以徑容一言移晦明之意訖致二人於罪年謗言罔極吁可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言辭矣古者置人於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所殺之而必為之者張湯為漢武造白鹿皮幣大張教異以為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吳有隙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使者異亦慙微反唇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後為人所譖罰為徒隸使人視之詞色不接操令曰琰雖見刑而對寇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階場帝殺高穎之後議新令久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穎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悽惻帝曰公論其逆

妙於本心遂令自畫竟死此三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執事者皆服之特以梁敷及旒之多少為別俗呼為平天冠蓋指言玉尊乃得用范純礼知開封府中言鞠潭澤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嘗入戲場觀優伶望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与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搗明曰入對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按後漢輿服志蕤鬣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之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縣上者西河介休縣地也其事始末以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出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山封

之名曰介山雖与左傳稍異而大畧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辜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方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郡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於食三日魏武帝以大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涇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為冬後百有五日也按後漢周舉傳云方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就忌之禁至七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為并州刺史乃作帛書置子推廟言感冬去火弔損民氣非賢者之意宜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悉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此令節令二三月間也

進士誦點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詣州進士楊世質才泊本州點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為世質才所試不至此纒

已際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折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
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亦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
言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崖立之罪蓋是時貢舉條制
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有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
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
其髣髴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其載固之文章斷然出於手親
謝吏者傳云第五倫為司徒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
包九德之語其他比喻引稷契於繇傳說伊呂周呂管晏此為一人
之身而唐虞高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吏者乃在方術傳中所
崇者風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西邊遂定
成帝命楊雄其國圖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內來
款奏言隴西侵踰非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進討之羌來和親於
是隴右清靜而自平以及於元帝世之習羌患未嘗少息故
范曄著論以為二漢御戎之方為失其本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
當悉作邊馬文淵從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
之稅宜忘經世之遠豈夫識微者之為乎援從當悉於三輔不見其
事西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事已具援傳然
援本傳蓋無其語唯段紀此與張燕爭討東羌奏疏云謂趙馬之失
至今為援充國文淵為漢名臣段賊之如此故曄標而用之豈其然乎

漢人希姓

漢書不載人姓氏者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記于此以助氏族書
之脫遺補姓如公上不著名傳胡寔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右軍陽

城延息夫躬游水考根吾丘寿王王下阮梁丘賀五鹿充宗公尸滿
意堂穀惠申李昌告星賜闕門慶忌安國少季馬適建都尉朝母將隆
紅陽長仲烏氏言賦周湯由勝屠公母壇氏歐侯氏士孫喜索盧恢屠門
少瓜田儀工師喜駿馬少伯公乘歛鮭陽鴻方里游公沙穆胡母班
周生豐交通期公緒恭公族進階水丘岑叔先雄單姓如錯賀森達
雷常賁赫其石旅卿祀彭祖革朱櫻樂冷豐冥都腹中翁荆徹直不
歛因孺使樂成括育制氏猗頓義渠萬不務疏廣云故枚乘終軍鹵
公孺食子公野臂佃宗衡胡乘宏簡卿快欽所忠假倉睦孟董慎遂
悼射姓后倉姓律如氏苴氏百政免公髮福質氏渴賢稽考美章關
氏佗繡君賓潛中叔相丹常敬遲昭平汝佐駒幾稱志速香臺崇沐
茂區氏常丙抗徐闕宣沮雋卑慙編新宣誦尋穆夜就弓林行巡役
視角閔芳丹望鐸錫光僬偉重異方子都雅記詩索絲延夷長公防廣
鐸顯移良維玉蕃德渠穆臨考存胎習管融茨克虞典渠具爰諫

輔騰是卿仲遠詣煥矯真是華注丹祢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亦譏平顏師古注云意說云絳灌周勃也灌灌嬰
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稱味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
東陽侯之屬畫畫之臣亦以為勳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灌灌嬰亦
咸諶平則其為友人明也師古不必為稱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
書當時事而不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屬辨之矣史漢外戚霍皇后傳
書為滕灌灌將軍此最的確也夏侯嬰為滕令故稱滕公而史亦灌嬰
善治小國劉歆移地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群臣破敵禽
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相屬百出無
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也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稱味
乏文者此身張耳歸漢即立為趙王子教廢為侯教子偃嘗為魯王

文帝封為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反，出祀表云，栗詵漢表云，柴詵而楚漢以為謝公，其誤可見。

題詠絕唱

錢仲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濼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壙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鑿地涌泉，或以為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詩於一時名流，白葛魯卿汪彥章孫仲登既各極其妙，而母舅蔡載天任曰，絕獨擅場，遂初亭曰，結序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黃冠山楸，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白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恐汗世間塵，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為穿石來，要洗巢由身，四篇既出，諸公皆自以為弗及也，吳傅兩遊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汪彥章五言數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舉考冲古風一篇，蓋為絕唱，其辭

云，園清冬暇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紛糾結移冰書，安得龍蛇如許耀，神蹤政喜紫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漢一縷，漢力道可挂千鈞，石卷予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然堂，謝公遺癖凜苦法，衛后落鬢搖人先，翻思長安夜飛蓋，碎哦驚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意與人俱老大，改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風流今絕倫，文章固自有機柙，戲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為馳騁痛快，且卒章含譏諷，云中傅兩之癖，予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記憶，惜其益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人恬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為輕已，因閱此史，杜正玄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

忽若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云一人應秀才曹司重以厚素志在試退云云乃使檄相如士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臣宿可至末時令執正去及時至了素凌制徧大驚曰誠如秀才曹司錄奏其重如此又云弟正亮以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檄曹司錄奏尚書湯誓匠人歲運理樹賦凡賦考錄亦應時在就文多然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親收作史

親收作史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美言風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等之則俟上天拙之當使入地故口喧然稱為禪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世謗史而獲死編死因以致死者其書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為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侯子怡子恢子彥子歆子悅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

卷尾

容齋三筆卷第三十九則

兔葵燕麥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邵傳載邵一書云國子監有書古之者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葵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爾雅曰菀兔葵菀菀在麥郭璞注曰頰似葵而葉小狀如蕞菀在麥即燕麥有毛唐志曰菀葵端之可食古歌曰田中菀葵何嘗可食道邊麥何嘗可穫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葳蕤芴蕒張揖注曰芴似燕麥焉斯葉庭珪海錄碎事云兔葵苗如龍荔枝花白莖此兔葵也草心麥亦曰在麥但未詳出於何書

北狄俘虜之苦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每向貴賤羞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希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僕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今自春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餼糧歲支麻五

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
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取柴歸再生火邊皮肉
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者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以固坐地上
以收席或蘆藉櫬之遇者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死視如草芥先公
在英州為攝守蔡寓言之蔡書於中或日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
松漢記國所遺也。按西州客散各復其初依舊張望刺繡任其生。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
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顏師古注云以此職與贈
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恁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其父渤海太守此二
者皆以大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職不為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啟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村尚氣不以辭色假人

崇寧中在大學蔡絛為亭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
權勇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起
用纔二年之給事中出補外三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
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後余駕
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顛為門下之故方備贄見之禮須明旦
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賤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
敬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啓且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
身以先正夫今無此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書延譽於
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詩如人間知畫永花落見春深朝而
未休還暮雨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為元氏而諸功臣舊族
自代來者以姓或重複皆改之於是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

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
賀氏獨孤氏為劉氏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為尉氏其
用夏夏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故家易賜蕃姓如
李河為徒河氏趙肅趙貴為乙弗氏劉亮為侯莫陳氏楊志為普六
茹氏王雄為可頻氏李虎閻慶為大野氏辛威為普毛氏田宏為紇
干氏耿豪為和稽氏王勇為庫汗氏楊紹為叱利氏侯植為侯伏侯
氏實熾為紇豆陵氏李穆為搆拔氏陸通為步六孤氏楊纂為莫胡盧
氏寇雋為若口引氏段永為爾綿氏韓襲為侯呂陵氏裴文舉為賀蘭
氏王軌為烏丸氏陳忻為尉遲氏樊深為萬紐于氏一何其不循乃
祖彞憲也是時蓋宇文泰額國此事皆出其手遂復國姓為拓跋而
九十九姓改為單者皆復其舊秦方以時俗文敝命蘇綽做周書作
大誥又悉改官名復周六卿之制顧乃如是殆不可曉也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篇乃江文通雜賦三
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
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種有為鋤倦濁酒聊自適
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
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和之皆隨意即或不復細考
耳陶之首章云：崇：牕下蘭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
出門為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盃酒滿枯柳亦衰
今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
立久主人枕書臥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
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孔幾鄭穆

唐孔幾在穆宗時為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致仕其
部侍郎韓愈奏疏曰幾為人忠節清苦議論公平年纔七十筋力年日

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為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幾薨國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實文開待制兼國子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三宜厚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亦不報然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絕相類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慥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高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克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族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妻小字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書柳夫人時須醫茶今已安乎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論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

白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和則柳氏之妬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文用謚字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為易名然則謚之為我正列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歎曰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為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箏賦曰幸得謚為洞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為蕭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為謚其語可謂奇矣

高唐神女賦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為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言蓋所謂若字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看雲氣而云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

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余玉賦之若如所
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蓋淫殆近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偏尚
極道神女之美愛至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情嫵兮性沉詳而不煩意
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寒余情而語御兮歆盡心之倦懷
王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穎薄忽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觀
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到身不可親附歆假須臾神女稱遽聞然而
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
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初做以襄王藉以考其實則亦是穎音正
零及致容怒色也柳子厚諷說有奇女穎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王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
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三公卒乃百姓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
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文云後第一句至庶民以

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或皆逸詩也予按文選張華若何勸詩曰周
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詩云
昔吾有先王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據
意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

侍從轉官

元豐末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官祿職大夫轉給事中亭士轉中書舍人
歷三侍郎亭士轉左曹禮部郎餘左右丞兵侍轉右然後轉六尚
書各為一官尚書贈僕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許轉今之特進是也故
侍從止於吏書由諫議至此凡十一轉其庶僚久於卿列者則自光
祿卿轉祕書監繼歷左子宿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特制以上
職不許入直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職為中書大書同為銀青吏書金紫但
郎同為正議左丞為光祿兵部刑禮工書同為銀青吏書金紫但
六轉視舊法損其五元祐中以為右尚書正議光祿銀青為左右然

亦纔九歲大觀二年置通奉以易右正議正奉以易左光祿宣奉以
易左光祿以右銀青為光祿而至銀青者去其左字今皆仍之比做
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郎正議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
丞三光祿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建炎以前多有
之紹興以來階官到此絕少唯梁楊祖葛勝仲致仕得之近歲有
不融探賈典故予以宣奉當廢勘又該學需顏師魯在天官徑給回
授一摺而不則言其所由比程叔達由宣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
闕名陞二小程大昌亦然以龍圖直學士徑升本學士尤非也予任
中書舍人日已階方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復為理年芳凡
十八年始以待制得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年復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啟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
不費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鷲云滿勁箭加衛人決起百鍊尺紅綢白

鏃隨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贊五色旄披馬前墮此韓昌黎短帶箭
束披膏大字書之為絕妙予讀曹子建七啟論羽獵之美云人稱網
密地區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七啟又云名獵我身位累我躬
与佛氏八大人覺證所書心是急源形為死藪皆修己正心之要語也

夢鬼為人禍

吾景公疾病求醫于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孺子曰
彼其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在膏之下膏之上若我何醫至曰
疾不可治也隨文希以子秦者王後有疾馳召名醫許智苑後夢亡
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以問許智苑將至其人當必相苦甚何相夜
復夢曰吾得計矣當入壺府中以避之及智苑至診後脈曰疾已入
心不可救也二夢鬼之害人如出一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
蒼頭吏者云到也末後者應云到也以手中物擊一下遂覺覺後心
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餌之痛止而愈此事亦与上二者相似

監司徒巡檢

令監司徒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蒙危方便者從車內遣
 獨吏謝之即揖而退未嘗以客禮延之也至有倭核之人責橋道不
 整驅之車吏使徒步與卒伍齒者予記張文定公所著語紳意聞中
 一事云余為江西轉運使往虔州巡核殿直成於強義廉懷琪乘舟於
 三十里相接又欲送玉大度縣遂與偕行及至縣縣之公願在西北
 有一房多居其左廉處於右日晚余之同食起行數百步道暮而退
 夜南康累得疾余亟趨至康所康已具舟將歸虔須使數人扶翼而
 下余策杖隨之觀此則是使者與巡核同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
 行送之登舟今代未之見也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為我多不則前舉國有論之者矣其
 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為娵紫於辰在亥衛之分

野也為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從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
 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不相干而并州之下
 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
 分東井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並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
 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
 門代古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出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
 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樓燕業為衰焉劉裕伐
 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岷之險壁清野大軍深入將不能自歸裕曰鮮卑
 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能持久不若進據險胸退也唐固曰不能也清
 野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重鑿
 宣播大岷使不得入吾亦守塞依險固焚蕩資儲艾除禾苗使敵無

所資彼僑軍之食可以生制若縱使入岷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起不聽
縱過大岷燕兵不出喜形于色遂一舉滅燕觀五橋之計正裕之所憚也
起平生信用五橋獨於此不然豈天意也五橋亦可謂智士是與李
左車比肩後世竊妄擅國以謀大事者多矣無所謂五橋之智也
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部名次著其年又稱其字如漢
孔融薦祢衡表云處士平原祢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齊任昉為蕭揚
州作薦士表云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前候官令東海
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唐以來乃無此式

兄弟邪已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第安國力排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
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第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臨禍善
類而第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第三

容齋三筆卷第四 十五則

三賢子

趙為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王未肯定從毛遂曰白起小豎
子耳與師以與楚戰辱鄢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
時起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及漢祖以問諸將皆曰
吾嘗兵坑豎子耳豈然唯陳平以為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
及信其布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為兵擊之既豎子耳夫白起
信布之為人材能不可將以此三人為豎子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
毛遂之言祇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為懦
夫至以為帝諸將不追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橫然處長
安為列侯蓋一匹夫也而唯喜其過已趨揖送迎言穉臣況於據有
全楚為乘之地事力強弱安可同日而語其布固嘗言諸將獨患淮
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豎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殆與張儀

詆蘇秦為反覆之人相以高帝然厥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柏直為豎子則誠然柏直庸人無所名漢王亦稱其口尚乳臭真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歎是時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為籍譏漢祖詎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官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宰相亦自此攝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園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在此帖詔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曰人在前者呼宰相趙忠曾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為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

朝美云予為檢校時葉審言黃繼道為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銜率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為甚

樞密事體

國朝優待樞密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以任知州申發諸司公狀不繫銜與安撫監司序官往還用大狀不書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廳之類皆雜著於令式其明載國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友省之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承前例須申報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者才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書樞密令通判以下與銜供申張詠以知制誥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

行曹局止簽案後從之紹興中范同以前執政知太平州官係中
大夫不帶職中諸司狀繫銜提刑張鈞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太
中五年任始去之劉燿為江西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請賜銜具報通
時以大中書額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簽書劉邦翰曾任權
侍郎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知饒州趙燁以承議郎提點刑獄歿居
其上劉不拔趙又畏人議已於是遇朝拜回忌日先後行香王十朋
相侍御史從權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州唐古林大中
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省供職除直寶文閣知贛州在銜猶帶權知
兼勅書事借紫而畫用從官禮數黃渙為通判入都願為之不年鄭
汝諧除權侍郎為東省所繳不得供職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狀至提
刑司不繫銜為鄧駟牒問唐瑒以司農少卿王佑以中書樞密皆暫
兼權戶侍及出知湖鏡二州悉用朱衣雙引此數君皆失於討向典
章故為尊大也陳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

李士乃雙引人以為得體通頃守類建官職与居仁亦而誤用朱
殊以自悔又如監司見前執政本路至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
親文李士帥越提舉宗藻穿戟門訶殿云浙東監司以何不得穿紹
興府門將至廳事始若勉就客位者至人亟令掖以還

九朝國史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
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
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支朝且成神宗嘗以付曾鞏使令之鞏
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久矣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
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愛去不克成其後神
哲皆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承襲賤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遂
承之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當
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

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各聲相繼當以前史以子孫必之
體數取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亦復敗皆有
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
之意無或執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遂既奉
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橫宮之役纔歸即去回尤哀
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詳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有修
撰之於史官不傳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即若此
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著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
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
牒回朝古平與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
誅之乃詔自今乘駝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則非起於虜

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宣統之復給樞
密院牒

右錢百陌

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高麗浸以毒詐自破嶺
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鄧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東師以九
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
至子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錢王祐中以兵亂寢
乏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
使復減三呈於因漢制其輸官者不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
獨有隨俗至於八十錢者平與國二年始詔民間鑄錢定以七十
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不用公私出納皆然故有鈔但數十年來
有所謂致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白鹽州縣官民
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鈔曰分其入者每百為八十二錢

曰分元年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並不均云
舊官銜見贊

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予因已數書之比得
皇祐中李端愿所書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使
宣徽使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僕射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僕者罷文散階檢校
官持節憲銜祿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者去三十五可謂管
要簡穉為廢者唐天復年越王鈗鑄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為
冗也

王胥侮洗

郡縣胥吏措為溥榮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朱批於戶下矣有所求
不遂復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智理比其持赤鈔為證別追逮橫
費為害已深此特小者耳臺者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年後擬

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
指以為武其制當尔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予
以該吏部蕭照鄰尚書曰以此則學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有辰字
欲書謝表當如何蕭棟然旋遣部呈事与告院書吏至乞借元告以
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內微覺殊其
外印文澆淡了無異其所以至此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余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書鋪亦不敢大者邀崇
獨右列為可憐而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換詳密院諸房日有涇原副
都軍甄乞換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為房吏所沮都軍者不能自
明友樞密以事見付予視所添字与公文一體以白友樞曰使訴者
為甚當亟增品級予意肯以都軍而自降為副其為官宣房之失
不可勝也樞以為然乃為改正武翼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驍其文書

其始為大李書吏以為固冒者無謂以晉周茂振擬尚書閱其告年
十餘通其一告前云大李書而告身誤去大字故後者相承只云李
書即日放行遷秩且給公牒付之友人者或困於吏手幸而獲直用
是以知杜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為官

紹興以來兵革紛煩軍中將校陞官者大帥盡覓其告余只語以所
居官其有事故亡沒者亦不關申省部除籍或徑以付他人至或從
白身後為郎大夫者楊和玉為殿帥罷一統欽使歸部而申樞密院
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拔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辭名因
得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為武顯大夫既已教軍自合依本姓名及
元職位起復院訴而不能為之詞多檢詳兵房為言曰一時冒占自
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差武翼之後皆用軍功後其
戰死於陣則姓名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剋除不意得九官而理還其

餘資庶令人情於理為順而樞密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禍福有命

秦氏歆回得志益厲刑辟以箱制士大夫一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
可議必起大獄竄之嶽海於是惡子之無俾者特告許以進趙超然
以君子之深五世而斬秦汀州吳仲實以夏二子傳流客州張淵道
以張和公生日詩貳責柳而幸晚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何大
圭忽問君識天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所見列宿
乎曰此却相識一二大圭曰君今又試仰觀災沴何在是時正見於
南斗之西後日錄再相見時陳句多陰所謂火曜已至斗魁之東笑
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問其語固已殊然明白來相訪
曰吾嘗元不洞曉天文昨晚夢子廣見願言及於此靈頓云是名魏
星吾人能識此災感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女之下經星不動何
得轉移圭曰乾象欲示變何所不可予廣云後漢建每二十五年亦

曾出蓋秦正封魏國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敢爾應他日與
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曰僕遂為小人告訐之輩有所不能為一此
段彰露為之奈何謝葉曰可以言余與與是人相識便是不幸不知
靜以待之時歲在己巳又六年秦之予知免禍乃始不恐

真宗北征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德元年甲辰決此計
者寇萊公也然年五歲當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
至澶州大名府聞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乃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
靖公為相不知何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醜
妻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時無他相中書有參知政事王旦王欽
若不以補寇准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

林侍講學士畢士安為參政纔一月並命士安准為相而士安居上
且欽若皆遷官而已准在太宗朝已兩為執政今士安乃由侍從起
用惟辟作福固任大臣差不應循：歷階而升也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速於告
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
成未嘗起草陸辰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顧菟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鄰
敗勅無滯思同僚陶筆劉敞臨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
其厚純實接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嶮閉戶精思徧討群
籍與夫對寫舍人紫微失却張居房之類蓋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
順初中書舍人劉濤奏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瑛代草制詞
也瑛時為監察御史亦責復判司戶自南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
之下先以省劄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居官時纔還家

即掩罔謝客畏其趣詞余也先公使虜歸除徽猷閣直學士時劉才
邵當制日於漏舍囑之至先公出知饒州歲將一月猶未受告其他
傳謗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層此選者不覺其難殊与昔異

文臣換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換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自樞密副使罷守工部
侍郎後除帥并州乃換鄆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書侍郎李士衡以
三司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
帥方禦夏羌欲優其俸賜故韓琦范仲淹王沿厯籍皆以樞密就國
直學士換為廉車自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楊傑以
以敷文學士俱為節度近者趙師夔吳玠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
月間遇恩即建節鉞帥換師垂以祕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異憲
誠莫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容齋三筆卷第五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既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司馬公李秦伯
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
問以為然也孟子既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之馬百官牛羊倉廩
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為天
子象一氏身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為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
矣六藝折中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因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
孝丞々又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時頑傲者既已格又矣舜履位之
後命禹征有苗豈曰帝初于厯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
罪引慝祇載見瞽瞍變々藥慙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
之意余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々之對而不及益贊禹之辭
故詳敘之以示子姪輩若司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益相及而

不察耳。至於桃應有警，豈殺人之問，雖曰設初，似而請然，亦可謂無
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為之辭，豈其起後學之感

孔子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
迂也矣！其正夫？子責教之，以為野。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輒為君之際，
為遲遲，久以其拒父而切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者，聞其
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多罪，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歌，墨子
回车，邑里之名不美，亦賢去之安者。余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
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化不合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
為政，當服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
所謂余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去，以須之既，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
則輒之冥頑，憤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味聖言，執
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潛火字誤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義為防，然以書傳考之，
乃當為燔。左傳：襄二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燔。昭二十三年，子瑕
卒，楚師燔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賊為燔。將又音子，潛反，火滅
也。禮部韻將廉反，皆讀如殲。音則知當曰燔火。

永興天書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佞臣，固無足言。寇萊公在永興軍，佞朱能
之詐，亦為此舉，以得召入，再登相位，則致雷州之禍。風德之哀，實為
可惜。而天禧實錄所載云：周懷政與妖人朱能，軍破造靈符，董因思
寵，且日進茶餅，宰相王欽若屬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得罪，因
共誣譖言，捕獲道士譙文易，蓄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之，故罷相也。
朱能之事，欽若欲以沮寇公之入，謂其陳規諫，當大不然。儻冰出於
寇，則欽若已攘臂其間矣。實錄言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豈能

弭後人公議哉

王裒誌銘

辭之罪也強蘇其孽也無為蘇之冠足以死奔約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為不敢怒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裒誌銘其父死於非命哀之及儀猶以為司馬昭安東司馬之故因語言受害裒為之終身不西向而生昭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方謀篡魏陰忌之以故而及誅昭乃仕於晉武之世至為惠帝書節而死昭之事親視王裒遠矣溫公通鑑獨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

張詠傳

張忠定公詠為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為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為戶部後馬知節自益徙延雅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為改昭遠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

詠其知陳州嘗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舉五人同傳殊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勳業赫震鼎當世誠一世偉人道何所刻帖有公與潭牧書一紙王荆公跋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節于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云予嘗守蜀觀忠定之像遺愛在民欽服已甚黃誥云公風烈出以而不至於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為潛德之幽光為有負矣

緋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叢自司重員外郎為睦州刺史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使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刺則唐制借服色得於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刺闕則不許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傳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既退一闕門吏踵其後囁嚅後

古曰憲舜得平江乃緋袍予疑為以問知院曾觀曰南臨安守與本
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此令緋何也觀曰監司惟置局在輦下
則許服漕臣是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漢紫而歸吏不告已申其符
且備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令既
不頒於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東提舉常平告
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舊與郎官薛良朋言之於是給公據改借
後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慳衣緋張嘗知象州紫袍矣予嘗前說張
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
本路能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他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說也
若為因知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州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路也近矣
鑑以知州除提舉湖南茶垣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為使則其貳為副使其長為知院則其貳為同知

院如柴禹錫知院而敏中同知及曹彬為使則敏中改副使王繼英知
院王旦同知繼馮極陳堯叟亦同知及繼英為使極堯叟乃改策書院
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策書及王陳為使知節
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為知節已
為使而陳升之過關為王安石以外之智再入樞府遂除知院知院與
使並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彥博耳紹興以來唯韓世忠張俊
為使岳飛為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貳只為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視
宰相而乾道職制雜嚴令副使及在同知院之下尤為未然

過稱官品

古者失僭妄相尊曰以蓋甚乎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或官大夫之諡
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內外文武官不得妄人過稱官品諸第度觀察雖
檢校有未至者傳者許稱去傳防變使至檢行使許稱去保諸司使
許稱幕職官亦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等尉許

稱評事其大係司徒皆一時本亦換授所帶之官也自後法會
不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仁宗立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
恐公獨上疏乞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
韓維上言謂其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乃繼有論奏司馬溫公行狀
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臣范鎮首發
其議史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相繼和三年九月改為嘉祐元年在丁酉
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左常博士張述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
春秋十四定於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婦終而不決也凡考也羣臣以韓維
而不言之也願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以職祿俾內外知聖心有所
屬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疏最後語尤激切蓋述所論乃
在至和之前而當時及後來莫有知之者為可惜也

郎官負數

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
也讀之尚書郎後有正員四人其他推攝者亦六七八人因記紹興
二十九年亦為吏部時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今既限以舊歷監司
郡守故任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者不
數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者蓋少改和末部員冗溢至於五十有五侍
御史張樸上殿徽宗請使樸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甚
下趨操早汚有如江師心者性資葺閭柔佞取容者如黃軾汪希旦者
涉浮躁妄為胥輩所輕者如李莊者雖悅喧器漫不為職者如李揚
者養兒不才福忽輕者有如成禮者人才碌碌初無可取者如張高者志
氣衰落難與任事者如常璩者大言無當誕說不情者如梁子誨者貴盛
太輕士論士論不厭有如葉椿唐唐作求矣直吏章其李與樞王良欽強
休甫者乞行罷行從之考一時標榜未必盡當然十六人者後皆不顯視今日

員數多寡不侔以是素稱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日獨
刑部有孫敏脩一員餘皆兼攝吏部七司至全付至曾告院張云兵
工八司併於一寺之法不可怪也

東坡慕樂天

蘇公素居黃州此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慕白樂天而然白
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
樹木今何如又有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何所愛
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
成皆為志剛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志州相似因憶蘇
詩如贈字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真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
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夢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以樂
天但多素與壘入傳迹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
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直學郎中知制誥遂拜中

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論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儀曹蓋亦侍從
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間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
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相似樂天則公
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縛雞行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
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此奴見解其縛雞蟲
得失了時注因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
非他人所能及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等以相
示云東船得帆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
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裏西笑東船却如舫東西相笑無已時我
但行藏任天理是時德遠誦至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笑於得
奪胎法只恐行苑任理与注曰守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為

知言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油汚衣詩

予甫十歲時過微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收壁間有題詩其絕其者曰犬落水油汚衣犬詩在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汚白衣斑斑駁駁使人難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汚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々不忘漫志于此

北虜誅宗王

紹興庚申虜之東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多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姙羞之毒皇伯古師常國王宗暨謂為先帝之元子常蓄多君之初心皇叔古德克國王宗雋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亦逞強欲以各厭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省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群凶悉殄已矣伏辜并除屬籍詔熙熙丑令虜王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媯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臨屬心諸王任當重藩

潛引凶徒共為反計白以元妃之長子異於他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之長樂率同產之愛斯馬都尉唐括蒲剌剌狂連姻之私預間謀相濟以忍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囚詢諸羣臣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亦去與男栲春阿辛并公之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為輟朝二事甚相款蓋其視宗族之親與塗之人無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于中山正其誅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船人枯骸塞井為之終夕不安寢云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褒信意清洞在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國時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廉給之選大學之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為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以其洞入官故壽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太平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丘臧同文為岳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其盛府奏其

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奉祀郎臧舜廣王之仍令本府幕職官
提舉以誠為府助教宋與天下州府有學自此始其後潭州又有嶽
麓書院及慶曆中詔諸州郡皆立學設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
今而為一今嶽麓曰鹿復學之各曰養士其所應給禮免乃過於郡
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為一邦而支學矣大學辟雍並置尚且不可
是於義為不然也

何韓同姓

韓云云送何望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嘗稱其說無所從出後讀史
記周本紀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為韓後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云
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為韓氏韓也王建為秦所滅子孫散居陳
楚江淮間以韓為何隨聲變為何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也
者名安此云建乃齊王之名鄧字誤耳後讀孫愐唐韻云韓滅子
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尾卷

容齋三筆卷第六

十五則

蕨其養人

自古凶年饑歲民各以食往隨所值以為食山范蠡謂吳人乾蒲
贏於東海之濱蘇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實及醬雪与梅毛并咽之王
莽教民煮木為醪南方人饑餓群人野澤掘鳧茨鄧禹軍士食藻菜
建武中咸陽人拔取酸棗藜藿以給食焉都鑿在鄒山兗州百姓掘
野鼠蟄燕出為人以桑椹為糧魏道武亦以供軍岷蜀食芋以此而
已吾州外邑嶧嶧山在柴平德興境李羅為斛山在淳樂樂平鄒陽
境皆縣百餘里山出蕨其乾道辛卯紹熙癸丑歲旱村民多食芋
往取其根率以味且為鉏性掘深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
搗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粒狀每根二斤充一夫一日之食冬
晴以暖田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
月終蕨抽拳則根無力於是止蓋救饑羸者非年天之生物為人

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传记亦不載豈他邦不產此乎
賢士隱居者

士子脩己為學獨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亦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無傳比得上虞李孟傳錄示四事故謹書之其一曰慈溪蔣季莊當宣和間鄰王氏之崇不事科舉閉門窮經不妄與人接為抑崇居明州城中率一歲四五訪其處季莊尚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對小室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去則送之數里相得驩甚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亦愧。於彼取聞其故抑崇曰閑終歲讀書凡有疑而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剛居明之林村在巖壑深處有身不甚學向使顯治生以糊口而刻意讀書足跡未嘗妄出尤邃於周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窺

其所得蓋進而未已也其三曰顧主簿不知何許人南渡後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於貧賤不勤人之知至於踴履間雖細事不苟也平旦起俟膏菜者過門向菜把直受何隨所言酬之他飲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日之用足則玩心墳典不事交遊累年有不妄其分武斷疆牧者相與譏之曰汝豈顧主簿耶其四曰周曰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為邑人所敬閉門授徒僅有以自給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常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少致餽時不絕寧與妻子忍飢卒不求人隆寒披紙裘客有就訪亦欣然延納望其見聽其論議莫不贊然尉謝生遠以製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愛之甚傷也曰章曰笑答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僅名愛之是不辨禮義也章辭之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為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是曰君子真可書也策云

張籍陳年已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郵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却而不納而作節婦

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襪妾
家高樓運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同生死還
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冬已為叔州教授東坡領郡而
陳賦妾為年篇言為首南豐作其首章云至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
來妾為年事云云盡年起舞為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五衣裳為人作
春妍有敵當微天有淚當微泉死者恐無知妾身自憐全用籍意或謂
年已輕坡云是子然前此年已官於彭城坡云由翰林出守杭年已
越境見之於宋都望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為馬
首衝今為楚門鍵一兩五日涼中宵大江滿風帆日力經江空歲年晚
其言故之盡矣為年概况蓋不忍師死而倍之忠厚之至也

杜詩韻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為左相為李林甫所擠去位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
聖且銜盃為向門前客今朝裁箇束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

興費為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正稱適之也而今所行
本誤以避賢為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古字避豈敢用哉秦州兩暗
詩云天永秋雲為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遠永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
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尚矣和春表文早春作
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東坡詩用老字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是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
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春老孟光看漸云猶似滄江老阿童贈黃
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禱云乞與佯狂老為回東軒云
挂冠知有老蕭郎侍立近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
香山老居士蘇山亭云奇逸多聞老敬通汶云東堂云一帖空存老
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長遊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
韓才云中老法師字子由云香山老徑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

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函云：青洲老後事，謝餉魚云：誰似老方朔，贈
吳子野扇云：得之老月師，以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戲，是皆以為助
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於第三字用
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麗，老漢空莊傳，父祖便腹
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為竹寫真，不知老笑笑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
然。白樂天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余意

杜公詩余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曉解，姑紀一二
篇以示好事者。如《飲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
春。改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
與前語不相照貫，讀者或以為移。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
人主顧，所賞極，然後改化如水，皇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
時之用此字，亦不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

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思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此
篇蓋見故宮井內汲者得銅餅而作也。首句便說廢井，則下文翻覆
鋪敘為難，而曲折宛轉，如是他人畢一生模寫，不能到也。又一篇云：
閨雞初鳴錦，舞馬既登林。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游終一閱，女樂
久香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
宮殿圖一軸，筆清寔居山，殿殿外垂簾，宮人每數穴簾隙而窺，一時
伶官戲黜品，類雜皆列于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擇福莫若重

國語載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且士君子樂天知命，在
身遠害避禍，就福安有造乎？禍至擇而受之，理哉。幸昭注云：有兩福
擇取其重者，有兩禍擇取其輕者，以不幸而與禍會，勢不容已，則權其輕
重，順受其一，為莊子養生之篇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夫善之為
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近名？為惡而持以不覆於刑，為得計哉。是子有說

矣其所謂惡者蓋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為愆義非若小人以身試禍自速而殃之比也故下又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為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考則必詬論議紹興七年趙志管之重脩哲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廢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也句但易兩字而其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為哲廟則了無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為福州教授為府作謝厲日表頌德一職云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左平歲月日時又明孝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名上表謝厲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為駢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世者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古之僧子良贊於予且

曰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壽死不拜堅紫居逾三十載女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重永為家藏弘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憲題弘憲者古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閒閱篋書中得先公初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大和二年戊申正月日浙江西道觀察使便換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德裕恭題又一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鏡記前後五印曰淮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察處置使印之印劍南西川節度使印山南西道節度使印鄭滑節度使印并贊皇二字又內合印建業文房之印集賢院印此三者南唐李氏所用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三日雖今所傳為臨本然正自起妙但衛公所志殊為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德宗以來姑息藩鎮存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吉甫卒

生只為淮南弟，及耳今乃言身更三十六。鎮誠大不然，所用印記如
浙西之川山，而鄭浩皆衛公所歷也。且書其父手澤，不言弟幾子，而
有李字，又自標其字，皆非是。蓋好事者妄為之。白樂天詩所說清源
寺，即桐川云。洪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弘，避唐
諱改。有弘憲者，元和四年，跋桐川圖，亦大錯也。

白公夜回歌者

白公天竺行，蓋在溇陽江上為商人婦所作，而高乃買茶於溇梁，
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占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
倡女，不以為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回歌者，時自京城請溇陽
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月澄澈鄰船有
歌者，為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聲道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
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隨明月，借問誰家婦，
歌泣何淒切，一向一霑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深於詩

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亦有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
女子，獨愛夫不在馬瓜田，李下之概，庸人不識也。今詩人罕談此意，聊復表出。

謝朓志節

荀彧佐魏武帝，劉穆之佐宋高祖，高祖改作齊文宣，高祖作隋文帝，
劉又許作唐高祖，終之篡漢書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細矣，或以不喜
伏后，棄筋止九錫，飲醜而死，穆之居守丹陽，宋祖北伐，而九錫之旨
從北來，愧懼而卒，德政以精神凌逼為楊愔所譖，疑以為相，高祖為
獨孤后所譖，又許以妾弟告變，為裴寂所譖，皆不免於誅，蕭道成謀
篡宋，欲引謝朓為佐，大業屏人，与之談，朓無言，道成必欲引之，依
余以為，左長史，從容問道，不苞事，諷之，朓訖不順指，及受宋禪，方為
侍中，不肯解重綬，引枕而出，出府門，道成之子曠，欲殺之，道成畏
得深於公議，曰：殺之適成其名，不當害之。及外年，遂廢于家，海陵王
之世，復為侍中，宣城王嘗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朓心不願，乃求

出為吳興太守其為瀟為吏部尚書壯飲酒与之曰可力飲此無煩
人事其心蓋惡者而末如之何也壯之志節行義凜凜如此司馬溫公
猶以為誤斯亦可悲也已二筆於士句韓厥下略及之故復詳論于此

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為人所
傳流弊已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
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為何
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愛傳論長沙柳營致死陸相寬南賓屏絕人
事至從狗窠中度食飲如公猶有累乎也宋缺如樂天道遠自得也
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為賦此章香山居士歎歎曰秋風吹浪城
空眼着世事亦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為家詩成為象
曹梳爬不省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愛甜老婦見少孩淚濕
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沈聊爾汝我來公三百年滬

陽至今無管絃公詩有海陽小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唐翠掃天
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達但愛讀白長沙古遠後為梁
王傳乃平前所云少發矣吾物餘千點東千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
劉長卿張祜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勳一絕句云塞外風煙能記否
天涯滄海自心知眼中風物多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真佳句也

減損入官人

唐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瓌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
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少能展
其什一則是服勸道業之士不知層累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
則應諸色裁損不意獨柳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德宗九年大
減任子員數是時吏部曰選南具以三年為率文選進士大約三四
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俸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數也

韓蘇文奉辭喻

韓蘇兩公為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賦賞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
為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
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聖山詩序云傷
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密而消之
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散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
懸輝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為生跳波輕至南下
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雁起亂石一線爭蹊磨者如兔走鷹拿燕逐馬
下注千丈地斷絕離柁箭脫手飛雷過隙珠翻為之數是也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僖宗幸蜀改書集出內侍田令孜之手左拾遺孟昭同右補闕常滄上
疏論事昭同泣然令孜遣人沉之於墓歐陽修謂滄死資治通鑑記其事于
續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同起居郎滄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
故褒之方時艱危救亡不暇而初政乃此通鑑失書之不可惜也 卷尾

容齋三筆卷第七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真宗天禧元年命繫天地礼畢推恩百僚宰相以下遷官一小時參
知政事三人陳彭年自刑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
事中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白獨懇辭數四上敷諭終
不能奪王曾聞之亦乞寢恩余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為諫議大
夫班在上已為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欲品秩有序爾於是從知白
所請而優加名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
月宰執七人自文彥博仍前太師外右僕射呂公著除司空同平章
軍國事中書侍郎呂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范純仁除右僕射
尚書左丞劉摯除中書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安燾不
遷乃自正議大夫特轉右光祿大夫章韓令學士院降詔不允學士
蘇軾以為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

既無授受之名僅似姑息之政欲奉余草詔不知所以為詞伏望從其所請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憲竟辭免詔與三十一年陳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時葉義問知樞密院元居倬上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為僕學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為書高宗不許詔熙五年七月至上登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為右相參政陳騷除知院因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丞相為正以少保進少傅乃係特遷且承恩正固辭乃由

宗室補官

壽皇聖帝登極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少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詔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計偶閱唐昭宗實錄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書皇三季以上親屬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

皇五季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寺司起請承前舊例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諸房宗室亦各赴陪位納文狀共一千廿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納文狀及違寺司條疏不取宗室充係落不外係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勅准赦書處分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以年十一月南郊畢肆赦其文略云皇三季以上親系中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每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季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此則亦有三亦五季親陪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崇德祥符之間北戎結好宇內又寧一時邪說之臣唱為瑞應禱祥以罔明王欽若陳彭年等實主之天書既降於是東封西祀大清之行以訖不講滿朝耆老方正之士鮮有肯啓昌言以遏其姦熾路寇萊公亦為之而孫宣公與獨上疏爭故于再于三其錄出於欽

若提綱故不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予略摘其大槩紀於此一章論
西祀曰汾陰有土事不經見漢都雍去汾陰至近河東者唐王業所
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遠離宗師
根本之固其為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土木
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屢興乃欲勞民事神其害之乎明
皇鑿窟害政甚位當塗以至身播國也今議者引周元故事以為聖
烈旨意不取今之姦臣以先帝詔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為繼承先志
且先帝欲社平出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而
乃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盛國慶壽姑息於保去謂臣辱臣死為空
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撰造祥瑞假託鬼神饒舉東封便議西幸以
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二章論年
言符瑞曰今野鷲山鹿為形奏管秋旱冬雷車皆祲贊將以欺上天
則上天不可欺將以為惑下民則下民不可惑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

皇明
且明

不信腹非窃笑有識盡然三章論將幸亳水曰國家近日多故唐明
皇亦令德之君親其躬敗足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
諫得非姦佞乎明皇奔至馬嵬楊國忠既誅乃論軍士曰朕祗理不
明勇任失所近亦覺疾然則已晚矣陛下宜早覺疾存遠邪佞不釁
危亂之途社稷之福也四章論宋能天書曰姦佞小人妄言符瑞而
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悖秘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唇
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之誅敢之死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五
利妄言不繫漢武誅之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方術姦者誅於鄭州唐
明皇得靈符寶券皆王鉞田同秀亦所為不能欺致今日見老君於
闕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福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及福
山北亂輔國劫遷大帝既傾前功併棄今宋能所為是已敢遠思漢
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爽之論諫雖魏鄭公陸宣公不休過也

赦恩為害

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惡姦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劍故殺人令造毒藥持仗行劫良與犯賊不在此限此制云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代宗崇尚釋氏

唐代宗好祀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亦奏國家運祚靈長亦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有子禍僕因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帝於書中敘僧者冠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者至御監寺為國公出入禁闈勢移權貴此唐史所載也予家有藏鄂撰三教和尚碑徐季海書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中夏去肅代三朝皆為國師代宗初

以特進大鴻臚裴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既亡唐朝三聘司空其恩禮之寵以此同時又有僧大濟為帝常修功德至殿中監贈其父惠恭克州刺史官為學辨弄事有勅美碑今存時兵革未盡恩元惠宿將賞功賦職不過以此受之厥施之一傷縹緲甚矣

光武符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群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乎天乎若郡縣遠置吏上壽靈祿虛美必斃令也因於是群臣不敢復言其甚漸以此然財三年間乃因讀河圖會昌符詔索阿誰識文言九世當封禪者遂為東封之舉可謂白相矛盾矣符堅國讖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識者遂絕及季年為慕容氏所困於長安白讀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出奔五將山南至而為姚萇所執姚萇人為學讖乃以此喪身亡國久長得之此豈非言之當為姚萇所得乎又姚為遠回亦久也光武與堅非可同日語特其事偶可議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平也而雅志節候至是愈篤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則其下保林良俸輩及不過數千耳一傳而玉宣帝奢滿酣縱自比於天廣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遂同時立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此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觀察使後改為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軍使使分天下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欲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為道州刺史作耆陵行以為諸使殊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為思苦哀教陽城守道州賊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又遣判官符斌城自囚於獄判官去後遣官乘輿輪愈送

許鄧州為云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守府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信信守財已竭而數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昇為浙西觀察使封杖法安去令孫漸至死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除之耳今之州郡控制扼刺者率五六人而臺者不致毀譽善否隨其意也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冗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以史始竈下養中郎將掾等類田侯焉趙倫躬不足為履續北史周世負外帝侍送上比肩唐武后補廟連車檢遺平計之諸皆歎著見者中葉以後尤為泛濫張巡在雍丘纔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別大將軍告身博一碎珠有之矣德宗時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荅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僕昭之世遂有提解節使君看馬李僕射周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職李茂正任鳳翔內外持符符者亦呼為司空

大保孝道院花集有贈僕者楊金詩云半年勤苦草荒居不獨單寒腹不
虛努力且為田舍家他年為爾覓金魚是時人奴腰金曳紫者豈不難致也
節表德稱大尉

唐節度使常按拔官其初只在右散騎常侍如李勣在唐鄧時所稱
者也後乃始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至此者蓋少僕昭以降藩鎮
威疆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大保大尉其
上惟有大師故將帥悉稱大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崇寧中改三
公為少師少保少保而以右尉為武階之冠以是凡官軍者猶悉稱
之張與向葉立德文殿學士張澄自瑞州殿學士皆拜節度使葉當任
執政以舊年旌旄為儒者之榮自稱葉大尉張微時用鄧洵武佐使
恩出身蓋為武職但稱尚書以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濫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年如草芥廣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
而後赦天成三年京師巡撫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
習戲鬧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報之次日樞密使安
重誦數奏方知是幼童為戲下詔曰然以為失刑減帝膳十日以
謝出寬尉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背配流登州小兒者內賜絹
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
仔細裁遣此事見為五代史新書去之

太一推筭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筭熙寧七年甲寅歲太
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一有陽九之災方一有百
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
厄之會而得五福方一復入中都所以消災為祥切詳五福方一自
雍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修東太一宮于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
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宮于八角鎮望德詳故寺崇建宮宇詔度地于

集禧祝之東於是為中大夫一官時王晏石擅回畫爰亂祖宗法及為
宗社之禍善而此始確方一照源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癸丑七年甲
寅朝廷之間殊為多事壽皇聖帝厭代泰安以久疾退處人情業皆
有憂葵恤緯之慮時無星官曆翁考步推賡庸詎知非入元復元之際乎

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
特進右丞相議者或謂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
章力辭不肯入都堂滋職越六日詔改除樞密使依宰臣起三官又
二日制除正議大夫樞密使遂致摺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
夫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吳敏自中大
夫知樞密院拜銀青光祿大夫少宰亦遷八官敏辭之但以通議就
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燔為中大夫知樞密院已而除觀文殿學士恩
數如右僕射遂暗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起七秩為特進燔

處之不極舍此三人外蓋未之有自宰相改樞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時
以陳執中為昭文相竦為集賢相御史言竦而在陝西與執中議論
不協不可同寅政地於是貶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報相麻
後報樞制乃是經日已久因因辭以然又按國史明道二年宰臣趙
士遜樞密使楊崇勳同日罷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以節度
使平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居上仁宗問之士遜奏曰崇勳
孫使相臣官只僕射當在下即再鎖院以士遜為使相是時士盛
度當制猶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應用僕射河南為前銜也乾
道二年葉顥以前參知政事召還為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遂
當制以新除知樞密院銜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閱八日故稱新除
進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露一

容齋三筆卷第八
年於聖明沒你千年之恨按據臣所知則有李質皇甫松李羣王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達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詞編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若賜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勅獎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慶分次年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按登科訖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為四松為八希羽為十二象崇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時離亂極矣尚能眷於寒儒其可書也據言云上新平內難開放新進士喜甚特勅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仄之年宜降異恩若膺寵命時謂此舉為五老榜

卷尾

容齋三筆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僊四海過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為未春改館徒饋於泰宰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此人讀之亦墮淚宰相傳稱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卒故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迨於城北博膺大憫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為誣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黨起除兼淮南京東亦路接諭使俾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抵成一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泗虹有紅中非五千騎不可從軍食絕不克唯余公臨遣

家說堅強成教兵公行未至泗謀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整瑋憚
 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稽緩有引眾納余
 建康之語今新寨薛慶方橫為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舍垢養晦
 之時宜懸韓士勸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即遣使持諭成給米五萬
 斛初公戒所遣特奏使須疏從中出乃詣故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
 達忤宰輔意以執事滯留為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三
 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余予作謝表直叙其故曰論事見
 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流久屬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
 念臣頃錄之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荐食深虞猖獗
 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侵宣冀加勤郵雖書賜報樂聞充國之
 建策而東議不究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清職歷歲時敢自意於
 東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昔廢於微文蔽
 罪本在於他意故從數赦俾獲自新書印既畢又見復共議秦檜方

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虧
 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杖拭之科仰服幹情唯知感戴伏念臣早錄
 乏使遂伴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仗節宣圖於報稱引
 車何事於邊巡檢徑出疆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
 雖蒙賤秩以小懲尚許立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冀於隆
 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掩下以仁陽為德而陰為刑未嘗
 意私賞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也使孤臣盡前宿負云云前後奉
 使各有不轉官者先云以朝散郎被余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
 所貶而合磨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四六名對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為至渺然上自朝廷余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
 賤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官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印飄
 味厥乃為得體始極前學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數能以詒同志王

元之撤李靖平突厥露布其敘功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竄中賊虎暫
為掉尾之求韞上饒慮終有背人之意勸州謝上表曰宣室鬼神之間
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
歸本宗作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亦霸越乘舟偶效於
陶朱用范雎范蠡皆富家故事鄧潤甫行賈此制曰閔旌之得淋女
無陰被私謁之心孰鳴之恩噴吐有警戒相戒之道紹聖中百僚請
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曰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此為
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
古今慈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法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
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乘之而帶者餘敏退之心此敢後
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諺曰五百里乘五百里衛外邑有截之
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
削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意于道時并蔡京為三相也執政

以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茲率寧人有指敢希于後翟
公裴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
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効
秦人望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稱曰代高
麗國主謝賜燕柴表曰玉帛萬國于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
忘於三月又曰蕩乎手無餘石雅莫見宮墻之美欣然有喜色咸
豫聞管籥之音日中書舍人知和州既歷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啓卷
郡僚曰雖文書衡袖大人不以為務然君余在門將軍為之不受鄰
郡不愛上供錫米受旨推究為平享其事鄰也馳啓來謝卷之曰包
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請康冊
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宣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
尚在為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向不學覺生
屍戰謝表曰謂子孫使門人為臣雖誠諒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

亦何心又曰書馬者与尾而五常頁遺憂網禽而去面之三永衛生
賜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使臺責詞曰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笑於變邦又曰哇臣
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表宏九錫之文茲爲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
奪其衷生思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守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啟曰
性郭董來於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論除祕
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叩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迫海濱
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揚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宗傳楊氏
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子賜子魁四世
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纔七人其用事
精確如此蔣子礼拜右相王詞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
今得舊儒何愛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屬聖登黃閣明公獨好軍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公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
往視之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
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情兮庶商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
乃以爲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礼
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惟惜之意至矣王右軍致仕詞曰閔勞以
事重王隆待下之仁歸紮其身君子盡遠榮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
或又謂有所議而實不然竊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
幸良莠懷存籍之素慮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啓曰五十當貴商賈臣
活越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第也其在成詞科
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悅驚制作之工
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優蕃之賜至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
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

問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就之秘行地
身雖亦忝此選代福也謝曆曰表曰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
日明又明章於庶謬正用詩見醫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
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謬歲日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入用明德氏用
章皆上下無文未嘗輒增一字調聖乾就節疏曰應天而行卑得尊
於大有象曰之動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
行左傳叔孫豹並遇明夷象曰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也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支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
監于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為壯後語曰天地
設位而聖人成德既構縉紳之況雷雨作解而君子故道或流注澤
之恩此文先三曰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識云葉子
昂參知政事為諫議大夫林安定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
治其言皆多實其責各籍葉召拜左樞密制曰既從有北之投亟

下居東之召有欲為王為者孰明去就之志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
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掌時稱
之謂人君而稱臣為我公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吐冬雷罷相予
又當制曰調陰陽而遂為物所嗟論道之休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
應天之愧蓋固有諷諫也嗣漢王加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
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
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為劉氏之勢酒士衍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
而為國歆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
書成轉官詔曰為天子又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同聖人德何以加
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明曰清顧何傷於日月得
時則駕宜亟存於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
為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為傳中姑奉金縢之計矣璘在典元修
塞支縣決壞渠為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摩牛童見離堆之利復

思

改誰云支黃鵠詎煩鴻卻之謠用老杜石犀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
立作三犀牛及聖方進壞鴻卻改重議云反乎覆改當復誰云者支
黃鵠亦語也劉共甫自潭州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越長
沙之召既陸贄直膺內相之除批執改辭經儲哲宗寶制轉官曰金
魯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漢制之又百篇聖廟
正為勇七之而寶訓百卷也若蔣丞相辭免曰永惟為事之統知此
艱而行惟艱者三二心之佐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為宰臣以觀仁
皇在少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
曰漢中天二百而興蓋隆大業舞玉考五千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
聖壽五十四也幸已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緒有
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勳劉士
倍於曹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為劉氏左袒
飽聞思漢之忠後漢兵東征必懸戴高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宗人

皆可致富先定百官備輔而厥後惟明黜陟端陳五常神聖而其臣
莫及備聖改轉官詞曰念五馬渡江之後光啓中興述六龍御天以
乘式時獻詞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承言覆燾之恩尚請朝而朝不
知詭測形容之妙江視又復官詞曰作雷而之解而看罷在法當原
以日月之食而及乘於明何換少帥陳敏制曰匪夫持重小棘門霸
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興何制曰能得士心
矣起固西河之守差疆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
天不弔壞為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鸞已詞曰隨馬
在秦秦國起六卿之懼日碑仁漢從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
李唐數帝慮恨封侯之相至明一書終始揮賜之師追封皇弟曰子
邵王詞曰崇漢武三王之策方按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
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晉漢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吾室之何憂
還德裕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考贈官詞曰申帶礪以丹書之

誓方休甲豸之功臣，挂衣冠於神虎之門，竟史成管之按尉，尚起賜
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克回之志，生入玉門，竟負班超之望。李
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道，久嚴分閩之旌，黑水惟梁，愴夫安邊之
傑，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中劉氏之盟，漢水為池，空墮羊公之
淚。王濬以太常少卿相繁，志設象尊，擲尊降古詞曰：擲象不設，
已廢司彝之供，饑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詞曰：駕飛龍
兮靈之族，具嚴渙余，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營壘叢氏封侯
詞曰：想香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感，於我何加。陽山
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為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
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私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
蓋以使虜定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
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開門戶之
祥，取妻必齊之姜，甄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又詞曰：活千人有封，非

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時，於人者侔於天。周仁瞻父詞曰：指
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
生傳高舉遠引，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
挺詔曰：闡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
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間鼓，獨冠舉伊之倫，勉廣履細，旃尚
論唐虞之感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為臣之不易，三宿而後
出畫，勉為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
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詒謀，批以早得雨，謂
御殿曰：念七月之閏，則旱咎證已深，雖三日已往，為霖憂端未賞，
餘不勝書，唯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為作
謝啟曰：襟袂相連，風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
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亦級
敢比肩，人生意氣全，相與襟袂連，此事適為題，而与前送韋書記詩

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紀于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為外人道也

唐賢啟狀

故書中有唐賢啟狀一冊皆汎泛誠題其間標為獨孤常物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長源呂衡州溫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弟五相公書云垂示送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陰天斷雁夜浦送歸人醜齋向遠之外文句竊能悽惻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誦歎詠大談於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梁侍御六韻清麗妍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吟詠不足拙弟五琦乃聚斂之臣不以文稱而獨孤獎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為佳句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